

广西师范学院博士点建设经费资助



# 徐锡我

黄斌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我侬说诗》研究

《我侬说诗》是清康熙年间诗人徐锡我的说诗理论著作，《声中诗》是徐锡我的诗集，然而其书其人后世已湮没不闻。作者黄斌从《我侬说诗》和《声中诗》入手，探讨徐锡我其人与《我侬说诗》的诗学意义和诗学价值，并结合明清之际的诗学反思、分解说诗理论与尊崇杜诗等方面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徐锡我与《我侬说诗》，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整理了《声中诗》并且作了《徐锡我生平事迹编年征略》，丰富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 徐锡我

## 《我侬说诗》研究

黄斌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我侬说诗》是清康熙年间诗人徐锡我的说诗理论著作，《声中诗》是徐锡我的诗集，然而其书其人后世已湮没不闻。作者黄斌从《我侬说诗》和《声中诗》入手，探讨徐锡我其人与《我侬说诗》的诗学意义和诗学价值，并结合明清之际的诗学反思、分解说诗理论与尊崇杜诗等方面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徐锡我与《我侬说诗》，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整理了《声中诗》并且作了《徐锡我生平事迹编年征略》，丰富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锡我《我侬说诗》研究/黄斌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5482 - 2141 - 8

I. ①徐… II. ①黄… III. ①徐锡我 (1664 ~ 1725)  
—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895 号

## 徐锡我《我侬说诗》研究

黄 斌 著

---

策划编辑: 王翌泮

责任编辑: 王翌泮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2141 - 8

定 价: 68.00 元

---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 @ ynup.com

# 目 录

绪 言 .....	(1)
第一章 徐锡我生平事迹考略 .....	(3)
第一节 生 平 .....	(3)
第二节 游 历 .....	(11)
第三节 交 游 .....	(16)
一、横岷诸公：江南诗友圈 .....	(16)
二、燕地诸宗：京师诗友圈 .....	(20)
三、其他阙疑待考诗友 .....	(26)
第二章 《我依说诗》及《声中诗》考述 .....	(29)
第一节 《我依说诗》考论 .....	(29)
一、版 本 .....	(29)
二、成 书 .....	(33)
三、抄藏与流传 .....	(38)
第二节 《声中诗》考论 .....	(42)
一、《声中诗》著录提要及补充 .....	(42)
二、《声中诗》之含义 .....	(44)
三、《声中诗》之情感内容与艺术价值 .....	(47)
第三章 明清之际的诗学与《我依说诗》 .....	(51)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诗学反思 .....	(51)
一、诗学地位的“失落”与儒家诗教的复归 .....	(51)
二、复古与递降的诗史发展观 .....	(56)
三、唐宋诗之争 .....	(61)
第二节 明代至清初选评诗歌之风与《我依说诗》 .....	(66)
第三节 复古格调派辨体诗论与《我依说诗》 .....	(73)

<b>第四章 《我侬说诗》理论体系概述</b> .....	(90)
第一节 选评旨归概说 .....	(90)
第二节 选诗标准与原则 .....	(93)
一、选诗去取标准 .....	(95)
二、选编原则 .....	(104)
第三节 评鉴方法 .....	(106)
一、溯源《诗经》 .....	(107)
二、“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	(108)
三、十闻之法 .....	(109)
四、通篇细读 .....	(111)
第四节 诗法揭示 .....	(112)
一、字法 .....	(113)
二、句法 .....	(115)
三、章法 .....	(118)
<b>第五章 《我侬说诗》与分解说诗理论</b> .....	(124)
第一节 《我侬说诗》与《唐才子诗》之选本比照 .....	(124)
一、《唐才子诗》对于《我侬说诗》的参照意义 .....	(125)
二、《唐才子诗》与《我侬说诗》选诗异同比较 .....	(127)
第二节 《我侬说诗》与金圣叹分解说诗理论 .....	(135)
一、《我侬说诗》对《唐才子诗》评鉴理论的参照与借鉴 .....	(135)
二、《我侬说诗》对分解说诗理论的发展 .....	(139)
第三节 《我侬说诗》对分解说诗理论的异化与解构 .....	(155)
一、形式的异化与解构 .....	(155)
二、内涵的异化与解构 .....	(157)
<b>第六章 《我侬说诗》杜诗论</b> .....	(162)
第一节 《我侬说诗》《诗归》《杜诗解》宗杜之异同 .....	(162)
第二节 《我侬说诗》对杜诗的探析 .....	(165)
一、对杜诗组诗、联章作品的关注 .....	(165)
二、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认识 .....	(172)
第三节 《我侬说诗》与清代杜诗学 .....	(177)
<b>结 语</b> .....	(180)

附录一：徐锡我《声中诗》整理 .....	(181)
附录二：徐锡我其他著述稽考 .....	(243)
附录三：徐锡我生平事迹编年征略 .....	(245)
参考文献 .....	(253)

# 绪 言

时间是无情的，它总是在无声的流逝中，将大多数曾经鲜活的存在磨洗成湮灭的虚无。只有那些幸运的些许遗存，附载于各种脆弱的媒介中，成为各种简单而脆弱的符号，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又不幸地灰飞烟灭了。

然而，历史却又是宽容的。无论铭记还是遗忘，都有它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是偶然的，抑或是必然的，在偶然与必然的交错间，审视这种记忆与遗忘，在无奈的同时，总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在清代波澜壮阔的诗学洪流中，徐锡我其人、其诗、其诗学，被时间湮没了，被历史遗忘了。这其中有多少的必然，又有多少的偶然？分析这样一位默然无名之人，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如果拘泥于无名即无价值之观点，显然就不必重新审视徐锡我了，历史自然也就不会慷慨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了。只有带着疑问，在追索中拨开榛芜的历史，才会有柳暗花明的惊喜。正因如此，蒋寅才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提倡“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大多时候，过程远远比结果要精彩。

那么徐锡我其人、其诗、其诗学，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从留存著述来看，无论是《声中诗》，还是《我依说诗》，皆表明徐锡我在毗陵乡邦与燕京之都曾小有诗名，因此徐锡我亦颇为自负。问题在于颇为自负的他最终还是被清诗坛遗忘了。这该如何解释？仅仅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论，能圆满回答这个问题吗？难道这些声名只是友朋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难道这种自负只是偏于一隅所致的轻狂？不进一步思考，我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徐锡我在燕京游历、干谒的时间颇长，可考者大约持续十六年，即康熙三十五年至康熙五十二年。这十六年，正是清王朝问鼎形势已定、盛世之兴渐隆的十六年。在这十六年的游历干谒中，他的《声中诗》对这“盛世”，对此游历干谒，又有怎样的表达呢？明清之际的诗学可谓异彩纷呈。为救“诗教”跌落之困，或强调“返本归经”。为救七子宗盛唐之弊，或强调宗中晚唐，或强调宗全唐，或甚至强调宗宋。为丰富“格调”之外的诗貌，或强调宗杜甫，或强调宗李商隐。总之，各家著书立说，选评结合，蔚为大观。《我依说诗》

成于这种诗学环境之下，是自说自话呢，还是专宗一家，还是全面思考呢？他的诗学思考与诗学实践，是紧密的融入清初波澜壮阔的诗学洪流中的，还是疏离于主流诗学之外的？

以上的种种疑问，不“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恐怕难以圆满回答。既然时间让清代诗坛与清代诗学选择了让徐锡我湮没无名，这其中应该有它的必然性。但历史也选择了未让《我侬说诗》与《声中诗》彻底消失，则又仅仅是偶然吗？从《声中诗》藏于宗室之藏书楼来看，从《我侬说诗》被完整而精美地抄藏来看，恐又非如此简单。

徐锡我是一个无名得至今连生平都尚属悬疑的诗人，《我侬说诗》是一部研究得极为有限的诗学著述，《声中诗》是一部尘封于宗室书楼的无名诗集。在研究此人、此诗、此诗学并撰述此论文之时，不停有人问我其中的价值与意义。我想，即便于无声处没有“惊雷”可听，没有“精彩”可论，没有“惊喜”可盼，但只要有了“精心”的爬梳，把“过程进入”了，那么，此文终归不会是毫无裨益的不“经”之论。

是为开篇之引言。

# 第一章 徐锡我生平事迹考略

《我依说诗》的作者为徐锡我，今已确知无疑。由于现存《我依说诗》钞本不明题撰者，故而学界对这一认识的过程并不顺利。收藏此书的上海图书馆在其著录提要中，就认为此书乃是“贾赤夫、苏静涵、文鲁斋三人合辑”。此误最早由张寅彭师发现，其指出三人实乃著者之友，非辑录者。另外，张寅彭师还考出著者乃徐姓，并结合书名，推考作者为徐我依，江南苏州人。此研究成果后收入其著述《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之中。目前对《我依说诗》研究最为深入者，乃吾同门户圆圆的硕士论文《清初抄本〈我依说诗〉研究——兼论分解说诗理论》。但此文重在分析《我依说诗》的诗论，对作者的生平考索并未深入。一个偶然的机缘，与张寅彭师默契通力合作多年的蔡锦芳师在查阅光绪朝所修《武进阳湖县志》时，意外发现此书之《艺文志》中著录《我依说诗》的作者为徐锡我，江苏常州人。据此线索，张寅彭师又发现了徐锡我有诗集《声中诗》一部，有助于进一步考索其生平。这些发现对于考索徐锡我生平而言，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张、蔡二师一直未将这一发现撰述成文，以告学界，颇为遗憾。秉承张、蔡二师筚路蓝缕之功，今撰此文，详考徐锡我生平，以弥补此憾。由于徐锡我声名不显，史传典籍未载录其生平，其交友以声名不显者居多，有著述传世者更少，偶有名公巨儒与之游，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鲜有载录徐锡我其人其事，故本章不避琐屑，力求详尽，有所发现则必录。

## 第一节 生平

据道光朝所修《武进阳湖县合志·艺文志》著录，徐锡我有两部著作：其一为诗集《声中诗》，其二为《我依说诗》。<sup>①</sup>在《我依说诗》中，徐锡我以“我依”自谓，在《声中诗》中则署徐我纯。“我纯”之字，或出自《宋史·乐志》“锡我纯嘏”之句，意与《诗·小雅·宾之初筵》之“锡尔纯嘏”，

<sup>①</sup>（清）孙琬等纂修：《武进阳湖县合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子孙其湛”句同。其交往之人，如博尔都、荣涟、赫奕等，活跃于康熙朝，故可知其为康熙年间人。在《声中诗》卷三中，收录有组诗《感怀诗》20首。此题组诗并非作于一时，时间跨度较大，但依然有助于推知徐锡我生年大略。其第九首、第十五首分别云：

秋风试骑射，快马搭轻弓。一发贯惊鹄，再发贯惊豨。纵辔下高岗，众贤归我工。揽辔复长吟，心体双从容。私情颇自矜，人也岂终穷。如何三十年，犹此叹飘蓬。（第九首）

有鸟东南来，啾啾向我鸣。我明揣其意，说是故山人。闻君不得意，漂流在燕京。诗文自天地，仆马何风尘。壮志既难就，不如归水滨。持竿共烹鲜，终为葛天民。君能可吾言，旦夕候君临。（第十五首）

第九首“如何三十年，犹此叹飘蓬”云云，第十五首“闻君不得意，漂流在燕京”云云，皆可资系年。两诗合考，可知徐锡我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游于燕京。在《我侬说诗·序二》中，有“丙子游燕”云云，康熙朝之丙子年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康熙三十五年前推三十年，则徐锡我当生于康熙五年丙午（1666年）前后。由于古人于“三”“九”“十”之类数字多为概指，故而此年仅能划定大概范围，并非徐锡我确切生年。

徐锡我确切生年的考索，可借助于《声中诗》卷八《示豫青》组诗二首。

三十七年事，扪心每自惊。一身明月邸，八口落花城。汝又行将别，吾还病未平。便如他日愿，抵得可怜生。

练冠双作客，祭扫仗谁存。马鬣先虚愿，龙鳞亦漫言。两儿方就傅，一弟未成婚。莫恃高堂上，忘忧草有萱。

据此“三十七年事”云云，可知此诗作于徐锡我三十七岁之时。若能考订此诗所作时间，即能确知徐锡我具体生年。先来推考上限。据第二首“祭扫仗谁存”云云，可知此诗作于其父亡后。在《声中诗》卷十二《宿虎丘山房》自序中，有云：“辛巳孟夏，三韩友人王铨曹介侯南游歿此。六月望日，余同汉池李子豫青弟哭临其丧，而家严先介侯五月而歿”，据此可知其父歿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十一月，这是此诗创作时间的上限。再据“吾还病未平”云云推考其下限。据《我侬说诗》卷八，徐锡我在说解王昌龄《箜篌引》时云：“辛巳冬，侬作《病夫闻箏起舞歌》毕，座客有誉侬者，以《琵琶行》相比。”此诗见收于《声中诗》卷四，题为《病夫闻箏起舞呈博王孙问亭》。由此可知，康熙四十年辛巳秋冬间，徐锡我于京病笃。据此，此诗创作时间的下限当为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年）冬。结合上、下限的考订，

可以确知此诗作于康熙四十年。将此年往前推三十七年，则徐锡我当生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

为避孤证之嫌，再举一例。在《声中诗》卷三有一首篇幅较长的五言古《望云诗》，为避赘疣，不予全录，其中有“其时闽难作，江湫危如卵。兵戈日夜闻，城野烽尘里。我时方十龄，便尔弃经史”云云。此“闽难作”所指为何？据《清史编年》，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得吴三桂书，即与藩下部将曾养性、汪元勋、马九玉、白显忠及巡抚刘秉政密谋举兵，于三月十六日据福州反清，总督范承谟不屈被幽禁。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移檄各府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以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等分兵取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全闽皆下。<sup>①</sup> 所谓之“闽难作”应指此事。当时徐锡我“方十龄”，据此前推十年，恰好是康熙三年。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所云《感怀诗》第九首中的“三十年”乃是概说，而此处之“十龄”云云，则是确指其十岁之时。因为在《声中诗》卷三有《藐尔孤》一首，篇幅较长，亦不全引，诗有“四岁教识之无，六岁使就外傅，八岁、十岁督责读诗书。诗书逢丧乱，化作土与泥”云云。此诗各阶段年龄，以排述的方式出现，表明此“十龄”乃是确指，非泛指。将《望云诗》《藐尔孤》二诗互为参证，可知徐锡我“十龄”之时“闽难作”乃是确指。综合以上所论，徐锡我生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当无误。

目前，尚未发现能推知徐锡我卒年之材料。据《我依说诗·序一》，徐锡我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一月，在陕西石泉县（今属陕西安康市管辖）贾赤夫官署中完成《我依说诗》之古逸，六朝，三唐人之五律、五排、五七古、五七绝等部分的写作。这是徐锡我生平材料中，能确定年代最晚的一年。但这一部分写完后，徐锡我尚需一定时日才能完成剩下之各序、题辞以及《说原》三卷的撰写，才能完成全书梳理以及各卷编排工作。因此，其卒年肯定要延至康熙五十三年之后。在《我依说诗》的部分卷数中，以缺笔避“丘”字之讳。结合史实推考，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下令对孔子的名讳“丘”字要避讳，地名、姓氏用到此字者皆要改易，丘姓者要改为邱。如果此讳是徐锡我抄写时所避，那么徐锡我至早亦当亡于雍正三年之后。由于缺乏辅证，故权作一种推测存录。

另外，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本《汉阴厅志》卷十“艺文”条收录有署为“武进徐锡我”的《石门观音阁》一首。据《我依说诗·序一》，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秋八月，徐锡我曾至汉阴、石泉访李豫青、贾赤夫，

<sup>①</sup> 李文海：《清史编年》（康熙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1836~1840页。

此诗当作于此时。而今人张会鉴《安康佛教文化·诗偈碑文》收录此诗后，附有诗人小传：“徐锡我，江苏武进人，乾隆间流寓汉阴，教授童蒙”<sup>①</sup>，但未明言其论所据。康熙五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之间，相距二十二年。若此论成立，则意味着徐锡我至少得享七十以上之高寿。而且，如果徐锡我有如此高寿，应当会在这二十余年中不断修改完善《我侬说诗》。可是从《我侬说诗》现存的面貌看，诸多地方存在未尽之憾。另外，在《我侬说诗·说原》上卷《诗总闻》中，他曾明言欲撰述《用韵辨》《调声说》《唐人句法》等书，并有“继出问世”云云。康熙五十三年至乾隆元年，相距二十二年，时间并不算短，即便无法将全部著作完成，至少亦应当有一部完成，或者至少当有部分材料存世。可是从目前存录的情况来看，丝毫未见相关著录存世。据此推论，生命并未慷慨地给予徐锡我足够长的时间，以完成他三不朽中“立言”的宏愿。故而张氏“乾隆”云云，应作“康熙”较为妥当。

关于徐锡我家庭成员之材料亦不多，大体可知其家有一王姓祖母，目矇，长年卧病在床。祖母对于好学的徐锡我寄予“家声赖汝起”（《望云诗》）之厚望。徐锡我自小亦以此厚望自任，故有“锡也纵不才，敢负阿婆语”（《望云诗》）之自勉。此厚望对徐锡我诗文创作影响颇深。徐锡我年过而立之后，北上燕京游历干谒，以期有所成就，但并不成功。以功业家声自许的志向与有志不得遂的失意，构成了一对鲜明的落差。与之相应，期许与失望间的痛苦自然也就成为《声中诗》情感内容的重要部分了。关于其父，其《望云诗》有“我父幼而孤，零丁世无比。更遭同室戈，漂摇剧风雨”云云，可推知其父曾因幼孤而遭遇中国传统大家庭常有的析产变故，零丁漂泊，至其母归嫁徐家之后，方才稳定。据《声中诗》卷七《舍弟南来赋述》之二所载，其父善酒。徐锡我在《声中诗》中屡言其好酒，或多或少与其父习性有关联。最为重要的是，其父对徐锡我外出游历、谋取功名之举，极为支持。据《感怀诗》第一首所言，徐锡我入京正是“严命非敢辞”。据《藐尔孤》所述，其父病歿前一月，极为思念徐锡我，以至于将邻家有宾客来访之雀跃，误作徐锡我还家之欣喜。然而，即便其父之思念如此沉笃，却不让家人在家书中向徐锡我透露其病重之事。身为人父，他对徐锡我游学干谒之理解与支持，可谓至极。据《宿虎丘山房》诗序所云，其父约歿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十一月。关于其妻，博尔都十四卷钞本《问亭诗集》之卷十二中有《嘲徐我纯》一首，诗有自注“其福姬闽人”云云。徐锡我虽未言其妻之家世生平，却屡屡在诗中称赞其操持家事之贤能。

<sup>①</sup> 张会鉴、李厚之：《安康宗教文化研究》上卷《安康佛教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关于徐锡我之籍贯，在《声中诗》中，其自署晋陵籍。综合《常州府志》的相关论述<sup>①</sup>，晋陵历史沿革大致如下：晋武帝灭东吴后，于太康二年（281年）置毗陵郡，治所毗陵，此乃毗陵为郡之始。晋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将毗陵郡封给东海王司马越之世子司马毗为食邑，为避“毗”讳，改毗陵郡为晋陵郡。据此，可知晋陵即清之常州府（今江苏省常州市）。另外，徐锡我在《声中诗》卷四《病夫闻箏起舞呈博王孙问亭》中自称“南兰徐子”。同据《常州府志》，早在东吴嘉禾三年（234年）丹徒县改名武进县，此即武进为县名之始，但此武进县与今武进县并非同一地域。太康二年（281年），武进又改回旧名丹徒，同时从丹徒、曲阿二县析分出二邑，别置武进县，此为现今武进真正独立为县之始。至晋元帝大兴年间，因江北乱生，兰陵士族萧整（时任淮阴令）避乱渡江，居武进县东城里，因侨置其署，故加一“南”名，故为南兰陵郡，此乃南兰陵为郡名之始。宋文帝元嘉年间，南兰陵郡并入南东海郡。梁天监元年（502年）又改南东海郡为南兰陵郡，并改郡治武进县为兰陵县。至陈高祖永定二年（558年），又复改南兰陵郡为南东海郡，但兰陵县并未随之变更，直至隋开皇九年（589年）兰陵方并入曲阿。至唐初，复改曲阿为武进。此后，武进县之名遂定，再未署兰陵之名。由此可知，此“南兰”乃武进之别称。

由于行政沿革之变化，雍正四年（1726年），常州府首县武进县因人口、赋税繁多，被分为武进、阳湖两县，西部为武进县，东部为阳湖县，县署均设于府城内。民国元年（1912年）又撤废阳湖县，重归武进县。徐锡我之《我侬说诗》收录于道光、光绪两朝所修之两部《武进阳湖县志》之《文苑传》。则徐锡我究竟属武进抑或阳湖，亦须于此稍作辨析。就时代大体而言，徐锡我主要活动于康熙朝，当时武进与阳湖二县并未析治，即使分治，后来二县又合治，故而将徐锡我之籍贯定为武进，大致无误。若以雍正四年（1726年）武进、阳湖二县分治之后的行政地域区划而论，徐锡我居地当位于阳湖县境内。因为在《声中诗》中，徐锡我有《留别横山》《忆横岷诸子》《报横岷诸子》等作。据以上诸诗作内容推考，徐锡我居地当在横山附近。横山旧名芳茂山，据《常州府志》卷四《山川》之“武进芳茂山”条所载，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跨丰南、丰北两乡，林木丛蔚，岗阜相属，延袤二十里。东晋右将军曹横葬此，易名横山。有马鞍山、陈墩山、鸡龙山、飞云岭、东笔峰、西笔峰、陈

<sup>①</sup>（清）于琨、陈玉璠修纂：《康经常州府志》，康熙三十四年刻印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册，卷二《建置沿革》，第42~59页。

湾山、横档山、黄茅岭、紫霞诸峰。<sup>①</sup> 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武进、阳湖析治之时，丰南、丰北两乡位于阳湖境内。此书所绘《横山图》中有玉泉等处名胜见于《声中诗》。故而大抵可推知徐锡我居所在析治后的阳湖县境内。另外，结合此书所附之《武阳全境图》，可知横山东北不远即江阴（今南京）界山舜山，东南不远即无锡界。而徐锡我屡屡提及之“横岷”之“岷”，即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岷山。据明代张睿卿《岷山志》云：“岷山，在吴兴安定门外，却郡治南五里，去郡城里许。旧名显山，唐中宗时避庙讳改今名”。<sup>②</sup> 吴兴岷山与常州隔太湖相对。基于此地域之机缘，徐锡我诗友中大部分乃常州、无锡、吴兴人，故而徐锡我以“横岷诸子”之名统称其江南诗友，此亦即徐锡我两大诗友圈中之江南诗友圈。这一诗友圈对徐锡我之诗文创作（尤其是早期诗文）有紧密联系。

关于徐锡我之幼年生平材料，主要见于《望云诗》与《藐尔孤》二诗之中。据此二诗所述之内容并参以其他材料可推知：徐锡我出生之初，“瘦小之体时呱呱”，然而羸弱多病之躯却喜好诗文。其父早早即教其读书习字，“四岁教识之无，六岁使就外傅。八岁、十岁督责读诗书”。初就外傅，年幼的徐锡我有些畏惧。在《我侬说诗》卷十《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中，其云：“侬尝梦中作五、六岁时，初就塾发蒙，见外傅种种愁惧，梦醒良久，始得豁然。”即便如此，这段安心读书的时光非常短暂，至徐锡我十岁时就因耿精忠叛乱而打破。于是徐锡我一家不得不“阖户走蓬藁”。这样颠沛流离的情况之下，“诗书逢丧乱，化作土与泥”，读书求学只能成为奢望。迫于生计，徐锡我不得不“服贾牵车，聊此救饥”。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八年，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湾，至此，福建、浙江、江苏东南沿海等地战乱平息。在“奔波八载余”之后，徐锡我“十九始得复业”，重理诗书，青灯苦读。《声中诗》卷四《寄闲园主人》有“酷似吾家葺芷堂”云云，则知其读书斋堂为“葺芷堂”。其“瘦小之体彻旦读”，时常熬夜，“勤劬篝灯窗下”的情况屡见，实在过于刻苦，以至于其父母“呼尔出一少止之”。寒暑不易，“如此者十年”，最后终于学有所成，“作文准左迁，作诗拟苏李。作赋学班扬，作人慕伊吕”。学有小成之后的徐锡我自视甚高。故而他在《我侬说诗》卷八说解王昌龄《箜篌引》时这样说道：

辛巳冬，侬作《病夫闻箏起舞歌》毕，座客有誉侬者，以《琵

<sup>①</sup>（清）于琨、陈玉璠修纂：《康熙常州府志》，康熙三十四年刻印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册，卷二《建置沿革》，第67页。

<sup>②</sup>（明）张睿卿：《岷山志》，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版，史部第234册，第1页。

琶行》相比。侬应之曰：“若然，则我侬此歌可覆瓿矣”。客问故。因举《琵琶行》疵处云云。客又誉侬歌卓绝千古。侬笑曰：“非也，前已有王少伯为侬作倡，或者称千古双璧，则不敢多让耳。”

由此可见徐锡我之自信。这种自信甚至略带自负色彩。当然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自我标榜，他的诗友文朋亦多有赞誉之辞。其在《我侬说诗·乐府总说》中云：

侬少时颇多拟古乐府见称于士口，后悔之，焚弃殆尽。所存《怨歌行》《燕歌行》《燕歌少年行》《董逃》等作虽用古题，意别有所指。其余则俱另出新题，随境随时随事作我所作，迥非杨、李无聊咏古而已。

上述列举所存之诗，今皆见收于《声中诗》中。他后来为何后悔少时所作，后文再作深入探究。其少有文名，为士人（当然主要是指其江南诗友圈中之横岷诸公）所重，已然昭昭。另外，在《说原·两论》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昔侬在都，颇多所作散落人口。乃妄者窃之，刻其姓氏以谒贽当事。侬友大为不平。侬闻之一笑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由此可见，在现代研究视野下的清代诗坛中，徐锡我虽然默然无名，但在当时则小有名气。这点在《声中诗》卷七《谕容庵酌我》中亦有类似表述。其诗云“信徐庾有体，笑绦灌无文”，诗句后有自注云：“坐客有论余诗者”。这说明当时的“坐客”对徐锡我诗作评价甚高。在《声中诗》卷十二有《病少瘥寄同社诸公》一首，由此可见当时徐锡我身边有一个切磋诗文的诗社，只是限于材料，无法详细考证罢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徐锡我在诗社中是中坚力量、核心人物之一。这样的诗社交流，对于徐锡我写作《我侬说诗》有直接影响。其书就是在“诸宗盟听评论，至彻夜忘寝”之基础上，拓宽了思路，加深了思考、累积了素材。后因“恐绪言微义久而复湮”，故而应诗友文朋之请，陆续补充写完此书。若非徐锡我平时在同社诸公中论断颇有见地，创作颇有成就，地位颇为重要，当不会获此重任。

总而言之，学有所成的徐锡我有了自视甚高的才学资本，故而跃跃欲试。更何况此时的徐锡我已是而立之年，急欲一展身手以实现个人功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念尔不得志，郁郁久居无已时，敕尔游燕”（《藐尔孤》），这正好为徐锡我提供了一个离家宦游以谋求功名的机会。徐锡我在《感怀诗》中

说他北上入京是“严命非敢辞”。此“命”并非只是其父之命令，也是其祖母寄予他的使命，更是他自己渴望功业价值之命。概言之，这是凝聚了三代人关于个人功业与殷殷家声之望的三重使命。关于这一点，在徐锡我之父亡后的具体行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其父歿。徐锡我得知消息后即匆匆南归奔丧。按照古代礼法，他应该在家守丧。但康熙四十年七、八月间，即“自东郡冒暑抵燕”（《示豫青》之二）。如此丧父之伤痛，外加旅途困顿之劳累，使得徐锡我抵京之后不久即大病一场，沉痾经冬尚未痊愈。是什么原因让徐锡我如此行色匆匆？翻检《声中诗》，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在《声中诗》卷九《恭记八韵上五贝勒》中，有三处诗注云：

庚辰春正月，命侍臣来索锡平时著述。

二月，又命和禁园红杏之作。

辛巳春二月，锡南归，数问侍臣徐某来未。

这表明恰在庚辰、辛巳（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1700—1701年）这两年间，五贝勒对徐锡我有所器重。另外，在卷十四有《恭侍钓鱼应教》一首，诗云：“许我丝纶不许还，柳花风里任周旋。锦衣若换蓑衣着（自注：蒙赐春衣），犹认寒江钓雪船。”此诗“不许还”与“蒙赐春衣”云云，可知皇子对徐锡我的青睐并且对其归去之失望。此外，大约也在同时，徐锡我也结识了八贝勒胤禩，并有相关应制诗作见收于《声中诗》。由此推考，大致在庚辰、辛巳年前后，徐锡我有幸结识了康熙帝第五子胤祺、第八子胤禩，这对徐锡我的游历与干谒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康熙第八子胤禩，他是康熙朝储位之争中呼声最高的一方。

徐锡我自康熙三十五年游燕以来，由于寒门家世、个人心性与才学等原因，其游学、干谒一直未能取得有效的突破。个性方面，由于性迂不够圆滑，气傲未足谦卑，得罪了不少人，故他在《感怀诗》中就有感慨：

青蝇营止棘，白凤啜栖梧。志向既不同，面交安得孚。彼妇出宣尼，何如紫夺朱。请各从此辞，努力慎所趋。（《感怀诗》十一）

龙性自难驯，虎性自难伏。啸呼鸡狗群，应身来逐逐。龙困水之湄，虎困山之麓。宁作龙虎困，不受鸡狗畜。（《感怀诗》十二）

所以在《声中诗》中，颇多自视甚高而沉沦穷偃的感叹，这些意欲归去又眷恋京师的矛盾，根本原因就是“溷溷末流居，谁则保无讟”（《君子行》）。恰恰就在他刚入两位贝勒门下，触及功业之门的时候，其父病歿之噩耗突然而至。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悲痛至极的。但从现实功利的角度而言，这无疑也是极不合时宜的消息。出于情感与礼法，其身不得不南归；但出